



淮郡文獻志卷第三

漢

大司徒司直王公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世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信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



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嘆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竒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召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議郎給事中桓公譚

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哀平間位不過郎傳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倖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踈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

驚動曰爲之柰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伎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修已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諷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

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卽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書奏不省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疇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嘿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

大怒曰桓譚非聖無瀆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光武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所著賦誅書奏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東巡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榮

平鄉侯謝公安

謝安下邳人建康元年陰陵人徐鳳寇畧郡縣自稱無上將軍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斬之封

平鄉侯邑三千戶見滕撫傳

潁川太守趙公興

趙興下邳人也肅宗時司隸校尉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修繕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魯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見郭躬傳

荊州刺史吳公樹

吳樹下邳人為宛令之官辭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

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鵠之樹出苑車上見梁冀傳

永樂少府陳公球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父壘廣漢太守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

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害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群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畧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濕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

文獻志 第三卷 五
共城守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
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
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
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
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徵
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
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為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
罪會赦歸家徵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遷
南宮雲臺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
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

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
報無言不酬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
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
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
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
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
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
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
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
言曰陳延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忠省球議作

文獻志 卷三十一
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
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
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
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
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六年遷
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爲廷尉太常
光和二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
夫明年爲永樂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
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氏同謀俱
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

公出自宗室位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
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
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
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
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
郃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
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
璜且脇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
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執受
取狼藉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

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郤郤與
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
吳郡太守從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竝知
名

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
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見謝
承書

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為沛相時
袁術僭亂欲結呂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
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珪恐

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於是往說
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
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
將有累印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
追還絕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
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
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
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
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中二千
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

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
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
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
竝顯重但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
不為動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
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
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
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大將張勳喬蕤等與
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有兵
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

卿之由也為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平公之師
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鷄執
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
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
帛今袁術造逆謀宜共誅討柰何與賊還來伐
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建功天下此
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暹奉
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喬蕤餘
衆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見呂布傳
登字元龍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畧少有扶世濟

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
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有幼視民
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爲典農校
尉登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稅稻豐積後與
父珪俱事呂布珪知布不足以共事乃遣登爲
布奉使到許曹操用爲廣陵太守使於郡招集
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表
薛州之群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
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曹操至下
邳登率郡兵爲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

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
日急布刺姦張弘懼爲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
登布旣伏誅登以功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
歡心於是宥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
匡琦城軍初到旌甲覆水群下咸以今賊衆十
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
人陸居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
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
北滅群狄吾旣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謂邪
吾其出命以報國伏羲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

必矣乃閉門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
登乘城望形執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
器昧爽開南門引軍詣敵營步騎抄其後敵衆
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
敵衆遂大破皆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
萬數策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
使功曹陳矯求救於曹操登密去城十里治軍
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
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
到敵衆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

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
老弱襁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
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登既
去孫權遂跨有江外登年三十九而卒曹操每
臨大江而歎曰恨不用陳元龍計而今封豕養
其爪牙乎初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
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
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
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
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

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
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
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
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
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
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
志當求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魏文帝世追美
登功拜登息肅為郎中見呂布傳

中郎將臧公旻

臧旻廣陵射陽人也有幹才熹平元年會稽妖

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
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
陽太守陳夤擊破之昭遂復更屯結旻等進兵
連戰三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為
使匈奴中郎將子洪見洪傳

旻達於從政為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
太尉袁逢問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
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
至百餘其國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
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

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
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見謝承書

洪字子源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為郎時
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為莒長東萊劉
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
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弑帝圖
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竝據大
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
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完吏民殷富若動枹鼓
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

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
邈亦素有心會於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
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減洪洪者何人超曰
洪才畧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
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
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
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盤歎
血而盟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
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頃之諸軍莫適先
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

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滅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遠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

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舍明府去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以爲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歆之殺其

愛妾以食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滅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乎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勦力為國除害何為擁眾觀望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讎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已用乃殺之

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舍明府去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眾分歎之殺其

愛妾以食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勦力為國除害何為擁眾觀望屠臧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讎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已用乃殺之

東郡丞陳公容

陳容洪邑人少為諸生親慕臧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袁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柰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傳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莫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

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見臧洪傳

三司使陳公耽

陳耽東海人以忠正稱漢桓靈時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採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馱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官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馱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

遂誣陷耽死獄中見劉陶傳

太傅劉公虞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獫狁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蔬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逋懸皆畔還本國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泰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畔

皆願爲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民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掠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勅公卿奉迎純又別使烏桓峭王等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

恩積北方明年復示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爲太傅時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朝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

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魚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眾以自彊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渤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

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勦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污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擇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

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胡夷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

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瓜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過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

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勅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精銳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司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脇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祝曰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眾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子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激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魏

文獻志 第三卷
司徒謚成侯王公朗

王朗字景興東海郟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事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皆不應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以為治中朗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若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祀於是

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其儒雅詰讓而不害留置曲阿朗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朗策遣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既見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太祖問朗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也

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
大賊非徒狗盜而已太祖然之魏國初建以軍
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
罪疑從輕時鍾繇明察當瀆俱以治獄見稱文
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以育
民省刑為勸及帝踐阼改為司空進封樂平鄉
侯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切諫帝
優答之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
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以為天
子之軍當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今權之師

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
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鵜鵠集靈芝池
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
疾讓位於彪詔不許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
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
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是時帝以成軍遂
行權子竟不至車駕臨江而還明帝即位進封
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
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
朗上疏轉為司徒於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

文獻志 卷三
者少朗上疏帝報納之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太和二年薨謚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有詔聽許肅子恂

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所居有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禹令袁毅餽以駿馬知其貪財不受毅竟以贖貨而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

才力終後將軍虔子康隆仕亦宦達為後世所重肅曾孫雅

雅字茂達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陽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為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

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頽弊無復廉耻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將拜遇雨諸以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包容執自是之操

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見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而朝廷方亂內外攜離但慎默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

之黃門次少卿侍中竝有士操立名於世云雅
玄孫諶

諶字仲和祖慶員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
大明中沈曇慶為徐州辟諶為迎主簿又為州
迎從事湘東王或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及或即
帝位是為明帝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
人諶有學義見親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諶
屢諫不從請退坐此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
帝好園棊置園棊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園棊
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

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
莊傳楚之為清定訪問後為尚書左丞領水觀
祭酒即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黃門郎齊永明
初累遷豫章王太尉司馬武帝與諶相遇於宋
明之世甚委任之歷黃門郎領驍騎將軍太子
中庶子諶貞正齷謹朝廷稱為善人多與之厚
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江王
中軍長史又徙西陽王子明征虜長史行南充
府州事諶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為人說
之世稱其達九年卒

見齊書

揚州刺史劉公馥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
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
之辟爲司徒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
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
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
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暨
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乾緒等
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
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

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
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
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
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
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蘘覆之夜
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
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
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子靖
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
昔爲彼州今卿復典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

任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為河南尹散騎
常侍靖為政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使之有馥
遺風母喪去官後為大司農衛尉遷封廣陸亭
侯邑三百戶上䟽陳儒訓之本後遷鎮北將軍
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灋莫
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
又修廣戾渠陵大竭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稻邊
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
鄉侯謚曰景侯子熙嗣熙弟弘
弘字和季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

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
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
由是為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
於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為幽朔所稱以勳德
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
蠻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自方
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
弘代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餘官如故
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參軍蒯恒為義
軍都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

并軍圍宛敗趙驤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
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遁其衆悉
降荆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
張弈領荆州弘至弈不受代舉兵距弘遣軍討
弈斬之表請專輒之罪優詔答之張昌竄於下
雋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荆部守宰
多缺弘請補選帝從之弘乃叙功銓德隨才補
授甚爲論者所稱乃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
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
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餘竝

從之陟弘之婿也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
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
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
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
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
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
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衆共其利今公私
兼并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灋又
酒室中云齋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麩米而優
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



原件短缺

P29

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為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急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於時流人在荊州十萬餘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資才隨資叙用時總章太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

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闕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弘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為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既旋弘自以老病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表上卒於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子璠璠追遵父志墨經率府兵討勦戰於濁水斬之

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於已雖
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距穎璠又斬勸朝廷嘉
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謚曰
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為順陽
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
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為主表陳之由是
徵璠為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
洛陽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
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
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蜀

安漢將軍麋公竺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
貲產鉅億後徐州牧陶謙辟竺為別駕從事謙
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
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
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
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於時困匱賴此復
振後曹操表竺領羸郡太守竺弟芳為彭城相
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

劉表相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郎及益州既
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
啟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
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
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
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
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
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
射御云

吳

丞相步公騭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世亂避難江東單
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
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
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脩刺
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卧駐之移時旌欲
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疆也而今舍去
欲以為高祗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
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耻之
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

小盤飯與隲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隲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隲曰何能忍此隲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隲為主記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隲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出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

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隲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隲隲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逆命隲上益陽備旣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隲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涇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慶人好善與隲書曰夫

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
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
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死後之宜猶或緬焉未
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
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隲於是條列賢士
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
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
因上疏獎勸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
隲上疏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隲前後薦達屈滯
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

言多蒙濟賴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猶誨育
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在西陵二
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
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隲所領
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

吳書曰晉有大夫揚食菜於步後有步叔乘字
子車與七十子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軍
者以功封淮陰侯隲其後也

吳郡太守吳公展

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則厲俗信可

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
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
明時之儁乂也

見梁劉孝標世說注

淮郡文獻志卷三

淮郡文獻志卷第四

晉

中書令繆公播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
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為司空以播為祭酒累
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欲挾天
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
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胤顥前妃之
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顥令奉帝還洛約與
顥分陝為伯播胤素為顥所敬信既相見虛懷

從之顯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為誅首謂顯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顯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胤為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為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顯深憂之播胤乃復說顯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顯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顯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為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即帝位是為懷帝以播為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

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為已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嘆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歔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霄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從弟胤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畧齊初為尚書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等大敗胤奔東海王越於徐越

使胤與播俱入關而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胤為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胤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胤不受胤乃還洛懷帝即位拜胤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既而與播及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密為東海王越所害

江州刺史徐公寧

徐寧字安期東海郟人也少知名通朗博涉為輿縣令時廷尉桓彛稱有人倫鑒識彛常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

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輿縣彛乃造之寧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彛大賞之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彛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彛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叙之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見桓彛傳

丹陽尹劉公惔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弟潢字仲嘏吏部尚書皆

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遠有標竒與母任氏寓居京口織芒屨以爲養雖華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唯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

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荅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郝愔有僮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于惔惔問何如方回也羲之曰小人耳何得比郝公惔曰若

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温嘗問惔會稽王談更
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二流耳温曰第一復誰
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惔每竒温才
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爲荊州惔言於帝曰
温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
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
及温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唯惔以爲必尅或
問其故云以菹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
温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
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也尤好老莊任

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
惔曰丘之禱久矣遂卒官年三十六孫綽爲之
誄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
以爲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謂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
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爲名流所
敬重如此

封安城郡開國公鎮南將軍何公無忌
何無忌東海郟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
不稱其心者轉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

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請莅小縣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常爲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

毅曰天下自有彊弱苟爲失道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劉下邳無忌笑而不荅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與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僞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初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顛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擄捕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

制以無忌爲輔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一鼓而敗也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

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逕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據潯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祐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於崢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旣而爲桓振所敗退還潯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尅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

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仗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拒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卵未

足爲警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鑿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以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拒之既及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起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

節死之詔書傷悼贈侍中司空謚曰忠肅子邕
嗣初桓玄尅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
潛謀舉義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
恐在遠舉事尅濟為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
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叅
贊大勲皆以筭畧攻取為效而此舉敗於輕脫
朝野痛之

宋

封新寧縣男蒯公恩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恩

伐馬芻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
大丈夫彎弓三石柰何克馬士武帝聞之即給
器仗自征妖賊常為先登膽力過人甚見愛信
於婁縣戰箭中右目平京城定建鄴以軍功封
都鄉侯從伐廣固破盧循隨劉藩追斬徐道覆
與王鎮惡襲江陵隨朱齡石伐蜀又從伐司馬
休之自從征討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錄其
前後功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
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
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開府再遷為

司馬後入關迎桂陽公義真沒於赫連勃勃傳
國至孫無子國除

太子右衛率望蔡縣子虞丘公進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郟人也少時隨謝玄討
符堅有功封關內侯後從宋武帝征孫恩頻戰
有功從定建鄴除燕國內使封龍川縣五等侯
及盧循逼都孟昶等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
可面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鄱陽太守後隨劉
藩斬徐道覆義熙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
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卒追論討司馬休

之功進爵爲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領軍將軍謚元侯趙公倫之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宋孝穆皇后之弟也
幼孤貧事母以孝稱宋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閭
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
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峽柳大
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
縣侯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領軍將
軍倫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久居方伯公
私富貴入爲護軍之資卒謚元侯子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爲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火起及有劫盜輕身貫甲胄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爲政甚嚴吏人畏懼遠近劫盜無敢入境元嘉十八年徵爲領軍將軍後爲丹陽尹卒官謚曰肅

征西將軍謚穆侯蕭公思話

蕭思話本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徐兗二州刺史永初元年卒贈前將軍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

侵鼎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後襲爵封陽縣侯元嘉中爲青州刺史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黨謀爲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年魏軍大至乃棄鎮奔平昌魏軍定不至由是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旣而被繫及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氏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徙中起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漢中悉取侵地置戍

段萌水思話遷鎮南鄭法護中山無極人也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少府為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為府所收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受任一方命言法護病卒文帝使思話上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文帝賜以弓琴手勅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

間意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徵為吏部尚書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文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為田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邪未拜遷護軍將軍是時魏攻懸瓠文帝將大舉北侵朝士僉同思話固諫不從魏軍退即代孝武為徐兗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為圍碣磔城不拔退師歷下為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弒立以為徐兗二州刺史即起義以應孝武孝武即位徵為尚書左僕射固辭改為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時都下多劫掠二

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後拜郢州刺史加
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侯
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
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
才好士人多歸之子惠開惠明惠基惠明子眎
素

眎素梁天監中位丹陽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
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遷司徒左西屬南徐
州中從事性靜退少嗜慾好學能清言榮利不
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

通率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有終焉
之志後為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為諸暨令到
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
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即齊太尉王儉女又與別
居遂無子卒親故述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惠基惠明弟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歎其
詳審以女結婚歷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
弈基齊高帝與之情好相得桂陽王休範妃惠
基姊也高帝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高帝
頓新亭壘以惠基為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為休

文獻通考 卷四百
范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後爲長兼侍中
袁粲劉彥節起兵之夕高帝以彥節是惠基妹
夫惠基時直在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
安靜不與彥節相知由是益加恩信任齊爲都
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
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
私覲焉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
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
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
已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

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
稱爲善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洽

齊書

洽字宏稱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及長好學博
涉善屬文仕梁位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
更數十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
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饑寒累遷臨海太守爲
政清平不尚威猛人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
勅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卒於官文集二十卷
行於世惠基弟惠休惠朗弟惠倩
齊左戶尚書子介

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為揚州刺史以介為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頗無良守可以介為之由是出為始興太守及至甚著威德徵為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帝謂朱异曰端右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仕帝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

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帝勅助防常黯納之介聞而上表致諫極言不可帝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朏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介第三子允梁書允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

醞籍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景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陳永定中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宣帝即位爲黃門侍郎晉安王爲南豫州以爲長史時王尚少未親人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爲光祿卿允性

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鎮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子徵脩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爲列曹何爲方辛苦蕃外荅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榮勢如此至德中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以叙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爲人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尋拜光祿大夫及隋師

濟江允遷于關右時南士至長安者例皆授官
允與尚書僕射謝朓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
厚賜帛尋卒年八十四允弟引

陳書

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仕
梁位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爲
荊州刺史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
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與
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弟彤
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頔
爲衡州刺史乃往依焉頔遷廣州病死子紇領

其衆引疑紇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
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
引怡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耳
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何憂乎及章
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
書爲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
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
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
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引
性抗直不事權貴宣帝每欲遷用輒爲用事者

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為庫部侍郎
掌知營造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黃
門吏部侍郎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
甲兵精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
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
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即悟旨遣兄弟為質後
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
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
引始族子密時為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
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

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

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子德

言最知名引弟彤位太子中庶南康王長史

陳書

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也琛少明悟有才辯數歲

時從伯惠開見而竒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起

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

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

枝杖直造儉與語大悅儉時為丹楊尹辟為主

簿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北使還為通

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處來使齊武帝譙之琛

於御筵舉酒勸處處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
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
皆悅服處乃受琛酒累遷尚書左丞時齊明帝
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
啓曰郎有杖起自後漢永時郎官位卑親主文
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
以古人多耻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
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
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
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

明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自
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
自奉勅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
無不人懷慙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爲儀適
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
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東昏
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
皆爲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梁武在西邸與
琛有舊梁臺建以爲御史中丞天監九年累遷
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

南度唯齋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獻于東宮後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頗

莅大郡不事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爲嫌歷左戶度支二尚書侍中帝宴朝讌接琛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歛容琛從容曰二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邪琛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每呼琛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遙中陽夙忝同閑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

初且道狂奴異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
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
自解竈事畢餘餒必陶然致醉位特進金紫光
祿大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
葬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謚曰平
子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
萬言子遊位少府卿遊子密字士幾幼聰敏博
學有文詞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塤按齊高帝道成梁武帝衍同出晉淮陰令
整爲五世從兄弟是一蕭也思話爲宋洮陽

梁書

令封陽縣侯卓之子孝懿皇后之弟又一蕭
也夫以一族而開兩朝帝王之業以一姓而
擅三朝帝后之尊且同出一方時相先後魏
乎赫然盛矣卒也帝之家多覆敗后之族多
才賢天之報施豈不昭昭矣乎

齊

世祖武皇帝

蕭贛字宣遠本蘭陵人齊高帝長子也仕宋爲
贛令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反贛不從命南康
相沈蕭之繫于郡獄族人蕭欣祖門客桓康等

破郡迎出上遂率部曲百餘人起義避難揭陽山及為廣興相嶺南積旱水阻涸商旅不通上部伍既至無雨而川流暴起遂得利涉元徽四年累遷晉熙王鎮西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順帝立徵晉熙王燮為撫軍揚州刺史以上為左衛將軍輔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即據湓口城為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真我子也上表求西討不許乃遣偏軍援郢平西將軍黃回等皆受上節度昇平二年事平遷江州刺史封闡喜縣侯其年徵

侍中領軍將軍尋加督京畿諸軍事三年又加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給班劍二十人齊國建為齊公世子改加侍中南豫州刺史給油絡車羽葆鼓吹增班劍為三十人以石頭為世子宮官置二率以下坊省服章一如東宮進為王太子高帝即位為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壬戌高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永明十一年七月戊寅帝不豫崩于延昌殿年五十四群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世祖九月丙寅葬景安陵上剛毅有斷政總大體以

富國為先頗喜游宴雕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
頓遣臨崩又詔凡諸游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
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
繒纈敝人已甚珠玉玩好傷俗尤重嚴加禁絕
史臣論曰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
開運大拯時艱及蒼梧鼎雪釁結朝野而百
姓懍懍命縣朝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
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群方戮力實懷尺寸之
望豈惟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
事極乎此武帝雲雷伊始功參佐命雖為繼

體事實艱難御衮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
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由已出外表無塵內
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內充鮮人
勞役宮室苑圃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
所同幸亦有齊之良主也

尚書左僕射李公安人

李安人蘭陵承人也祖嶷衛軍將軍父欽之薛
令安人少有大志常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
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
元嘉中縣被魏剋安人尋率部曲自援南歸明

帝時稍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尅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擣蒲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後爲廣陵太守行南充州事齊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相結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人遣軍援都建平王景素起兵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

素爲安人所親盜絹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歛祭軍府皆震服轉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時蒼梧縱雷齊高帝憂迫無計安人白高帝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止高帝即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自宋泰始以來內外頗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曲屯聚都下安人上表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勲誠見親至於家國

密事上唯與安人論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為領軍將軍魏攻壽春至馬頭詔安人禦之魏軍退安人泐淮進壽春先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大號自云垂手過滕州郡討不能禽積十餘年安人生禽之斬建康市高帝崩遺詔加侍中武帝即位為丹陽尹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尋表以年疾求退為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清謚肅侯子元履

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為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勅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廣之先為安人所厚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賜也仕梁為吳郡太守度支尚書衡廣青冀四州刺史

驍騎將軍桓公康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為軍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

文獻通考 卷四百五十五
為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檐一頭貯穆后一頭貯
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
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郡追
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膂
力絕人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
寺中病瘡者寫形帖著牀壁無不立愈後除襄
賁令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會
事已平除賁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
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
墻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

高帝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
旦王敬則將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
拔白刃欲出仍隨高帝入宮高帝鎮東府除武
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高
帝誅黃回回時為南兖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為
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數回罪然後殺之時
人為之語曰欲併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閣
將軍南濮陽太守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侯高帝
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
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年魏軍動康大破魏

軍於淮陽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散騎常侍衛將軍曹公武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齊高帝鎮東府使虎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為屯騎校尉帶南城令石頭平封羅江縣男及高帝受禪改封監利縣武帝即位累遷驍騎將軍帝以虎頭名鄙勅改之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為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為侯東昏即位為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武領軍屯青溪大橋事寧轉散騎常侍衛將

軍武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為梅蟲兒茹法珍設女伎金翠耀服器服精華蟲兒等因是欲誣而奪之人傳武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

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
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爾忘我
顧託之言邪我兒饑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
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
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三二年間迭為大郡
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未遂封侯富顯歷位太
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謚曰壯
侯

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周公盤龍

周盤龍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

中以軍功封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構難盤龍
時為冗從僕射隨齊高帝頓新亭稍至驍騎將
軍改封沱陽侯高帝即位進號右將軍建元元
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為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
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
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
杜明年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王成買
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
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
答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世子便為

孝子孝子則門加素聖世子則門施丹楮至是
買被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勅盤龍率
馬步下淮陽就李安人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
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首見
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子奉叔單馬
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
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
稍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名
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
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

不出復躍馬入戰父子兩騎縈攬數萬人魏軍
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
勇果諸將莫逮永明五年爲大司馬加征虜將
軍濟陽太守武帝數講武嘗令盤龍領馬軍校
騎騁稍後以疾爲光祿大夫尋出爲兗州刺史
進爵爲侯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因大霧乘
船入溝中採樵載魏人直向城東門盤龍坐爲
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坐尋奏復位加領東
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
許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卿著貂

文獻通考 第四卷 三十九
蟬何如堯登盤龍曰此貂蟬從堯登中生耳尋
病卒年七十九子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盤龍征
討隆昌元年出為青冀二州刺史既而封曲江
縣男

贈車騎將軍謚壯王公廣之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
馬便捷有勇力初為馬隊主隨劉劭征殷琰兵
既盛而合肥戍又阻兵為寇劭宣令軍中求征
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
判能制之劭幢主皇甫肅謂劭曰廣之敢奪節

下馬可斬劭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
與之及行合肥果拔劭大賞之即擢為軍主廣
之於劭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
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此邪廣之由此
知名初封蒲圻子肅有學術善舉止廣之亦雅
相推慕劭亡後肅更依廣之廣之盛相賞接啓
武帝以為東海太守不念舊惡如此廣之後以
征伐功位給事中冠軍將軍改封寧都縣子齊
高帝廢蒼梧出廣之為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
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豫平石頭仍從高帝頓

新亭高帝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
逸高帝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勲而罪過轉
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
乃不惜爲其啓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
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
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進爵爲侯武帝即位累
遷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延興元年爲
豫州刺史豫廢鬱林後拜鎮南將軍江州刺史
進應城縣公建武中位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後
卒贈車騎將軍謚壯公子珍國仕齊爲南譙太

守梁改封宜陽縣侯累遷丹陽尹

豫章內史劉公休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初爲駙馬都尉宋明
帝居藩休爲湘東國常侍不爲帝所知襲祖南
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
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反休素
能筮知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方
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授吳喜爲喜輔師府
錄事參軍喜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
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

鼎味莫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
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憎婦人妬尚書右
丞勞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
卿斷之何如彥遠率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
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妻勅與王氏二
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莢掃
帚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貞外郎領輔國
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後爲都水使者
南康相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績齊建元初爲
御史中丞頃之啓言宋世載記六十歷斯任者

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
骸骨四年出爲豫章內史卒宋末造指南車高
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又元嘉
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
微輕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

長沙太守王公沈

王沈字彥流東海人歷錢塘山陰秣陵令南平
長沙太守皆有能名清廉戒慎身恒居祿而居
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憇故吏爲營棺柩見傳
琰傳

梁

昭明太子統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強仕方有冢嗣時徐元瑜降又荊州使至云蕭穎胄鼎病卒時人謂之三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十有一月立爲皇太子時年幼依舊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庚戌出居東宮太子生而聰敏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

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爲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以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爲具言於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建康縣讞誣人誘口獄翻縣以太子仁愛故輕當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

便合家孥戮今縱不以其罪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年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游冠金蟬翠綵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已率物服

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饒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

哀者踰月不舉劉僕射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嘗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不以舉樂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鏡吹軍樂比之亦然

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射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辭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求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武帝勅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

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
政爲汝如此胃中亦填塞成疾故應彊加餽粥
不俟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逼終喪日止一
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
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
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
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辯析示
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
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
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

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于
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
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
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
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
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
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薨少時勅賜太樂女
伎一部畧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
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
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

振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歛則爲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歛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弈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䟽帝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游後池乘雕文舸摘

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因動疾恐貽帝憂深戒不言以寢疾聞武帝勅看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薦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梟惡馳啓武帝比至已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歛以衮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毗庶及疆徼之人聞喪者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荆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

頰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枰邊恐厨人獲罪不
令人知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
法士人結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
犯公物此科太重今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
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所著
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
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薨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
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江公
譽封岳陽郡王警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
各三千戶女悉同正主蔡妃供侍一同常儀唯
別立金華宮爲異

贈特進右光祿大夫謚簡肅徐公勉

徐勉字脩仁東海郟人也祖長宗宋武帝霸府
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
屬霖雨家人祈霽勉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及長
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驎
必能致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
而行之年十八召爲國子生便下帷專學精力
無怠同時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目

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射策甲科起家王國侍郎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能貶奪司官咸取則焉遷臨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俄徙署都曹時琅邪王融一時才雋特相慕悅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弊衣裾融後果陷於法以此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王游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即位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直內省遷臨川王

後軍諮議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稱職天監三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王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群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曹彞倫有序既閑尺牘魚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為避諱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弱見沒矣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勅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內講孝經臨川王宏尚書令沈約備二傳勉與國子祭酒張克爲執經王瑩張稷柳愷王暕爲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人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弗許然後就焉舊揚徐首迎主簿盡選

國華中正取勉子崧爲南徐選首帝勅之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勉耻以其先爲戲答旨不恭由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後爲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詹事如故時民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言之宜依古三日大歛詔可其奏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

文獻通考 卷四
第...
儉居職以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昏冠吉凶勉
皆豫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
表上之詔有司案以遵行尋加中書令勉以脚
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
事遣主書論決勉患脚轉劇久闕朝覲固求陳
解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
積蓄奉祿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
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
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輶如其不才終為他有嘗
為書誡其子崧勉第二子悝卒痛悼甚至不欲

久廢王務乃為答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
筭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賚勉
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之外月別給十萬信遇
之深故無與匹中大通二年以疾自陳移授特
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扶如故
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
皆資天府有勅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
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大同元年卒時年七十
武帝流涕即日車駕臨殯詔贈特進右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

文獻通考 第四卷
謚居敬行簡曰簡帝益執心決斷曰肅故謚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勉善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嘗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爲流別起居六百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五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塗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四十五卷又爲文章表集十卷皆行於世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立碑於墓焉

長城縣令何公敬叔

何敬叔東海郟人也任長城縣令有能名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見思澄傳

中撫軍司馬何公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爲奉朝請豫崔慧景敗亡事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焉會赦出頃之懿遭難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旣而發覺遠踰垣以免融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遂亡渡江因降魏入

壽陽見刺史王肅求迎武帝肅遣兵援送武帝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及也武帝踐阼以奉迎勲封廣興男為後軍鄱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為恢亦推心伏之恩寄甚密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以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迹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雕漆江左水族甚

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罰遠已無職就罰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杖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勵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皆盛供張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鷺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

著名迹期年遷樹功將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
朗爲桂州緣道多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
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墻屋民居市里城隍廡
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
人尤窮者克其租調以此爲常然其聽訟猶人
也不能過絕而性果斷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
爲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後歷給事黃
門侍郎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
陽太守遠處職疾彊富如仇讐視貧細如子弟
特爲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爲受罰者所

謗坐免歸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
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
顏色下人以此多爲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爲
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
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
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
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
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後爲征
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陳

侍中驃騎大將軍徐州刺史蕭公摩訶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父諫梁始興郡丞摩
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時
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
陳武帝赴援建鄴路養起兵拒武帝摩訶時年
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
歸侯安都常從征討安都遇之甚厚及任約徐
嗣徽引齊兵爲寇武帝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
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
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

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
稍解去安都乃免以平留異歐陽紇功累遷巴
山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
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
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
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
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
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
顏良矣摩訶曰顏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
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

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以功封廉平縣伯尋進爲侯位太僕卿又隨明徹進圍宿豫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從橫奮擊

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鑿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軌始鑿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中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耻顛公率步卒乘馬輿徐行摩訶驅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朕專征今被圍逼慙寘無地且

步軍既多吾為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
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夜發選精
騎八千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之比旦達淮南
宣帝徵還授右衛將軍及宣帝崩始興王叔陵
於殿內手刃後主遂奔東府城摩訶入受勅乃
率馬步數百趣東府城斬之以功授車騎大將
軍封綏建郡公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
主悉以賜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舊制三公黃閣聽事置鴟尾後主特詔摩訶
開黃閣門施行馬聽事寢堂並置鴟尾仍以其

女為皇太子妃會隋遣總管賀若弼鎮廣陵窺
江左後主委摩訶禦之授徐州刺史禎明三年
元會徵摩訶還朝若弼乘虛濟江襲京口摩訶
請率兵逆戰後主不許及若弼進鍾山摩訶又
曰若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壘塹未堅人情
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尅之又不可許至隋軍大至
後主謂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為
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後主多出金帛賦
諸軍以克賞賜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
居衆軍之南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

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八千初無戰意唯魯廣達田端以其徒力戰賀若弼及所部行軍七總管楊牙韓洪貞明黃昕張默言達奚隆張辯等甲士凡八千各各勒陣以待之若弼躬當魯廣達麾下戰死者二百七十三人若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後主求賞金銀若弼更趣孔範範兵暫交便敗

走陳軍盡潰死者五千人諸門衛皆走黃昕馳燒北掖門而入員明禽摩訶以送若弼若弼以刀臨頸詞色不撓乃釋而禮之及城平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若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若弼哀而許之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取食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隋文帝聞摩訶訶抗答賀若弼曰壯士也此亦人之所難摩訶訥於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獵無

日不暇游及安都征伐摩訶功居多子世廉
世廉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終服闋後追慕彌
切其父時賓故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
自勝言者爲之歔歔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之
焉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陵
功爲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智深收其屍手自
殯歛哀感行路君子義之

史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
畧亦匹夫不可奪志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
恂李廣之徒歟

塤按蕭摩訶臨遣對後主曰從來行陣爲國
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白土岡之陣國之
存亡係焉後主於是時乃辱其妻孰與於辱
其身遂令摩訶無戰意以至於敗身亡國國
亡而入隋又陷於不義而死豈其初志與惜
哉

北齊

贈太尉錄尚書皮公景和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
中兵參軍正光中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

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寧縣子景和趨捷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討蠕蠕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故頗有美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嘗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

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治嘗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軍琅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闕內外莫知所為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成郡王又有平陽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麵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為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為逆亂謀泄乃潛渡河聚眾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景和遣騎擊破之禽子饒

送鄴亨之及吳明徹圍壽陽勅景和與賀拔伏
恩赴救時拒明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
還除尚書令武平六年卒贈太尉錄尚書長子
信機悟有風神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
勲貴子弟中稱其識鑒齊亡降周軍授上開府
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
達開皇中通事舍人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
哭而絕久而復蘇不能下食三日而死

隋

潭州總管張公澹

張澹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
書尤便刀楯周時鄉人郭子冀密引陳寇澹父
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澹贊成其謀竟以
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
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恒為間
謀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
文安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
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
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
而宴之謂澹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

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
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惠於會稽吳世
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
三百匹歷撫齊二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
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
滄衆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
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廉

淮郡文獻志卷四

